

中国小小说典藏品 (第三辑) 主编: 杨晓敏

# 头条新闻

周波 著

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中国  
小小  
说典  
藏品  
(第三  
辑)

主编 杨晓敏

# 头之末新闻

周  
波  
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头条新闻/周波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7.

12

(中国小小说收藏品.第3辑/杨晓敏主编)

ISBN 978-7-80623-903-2

I. 头… II. 周… III. 小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98555 号

出版发行	河南文艺出版社	开本	32
本社地址	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	印张	37.5
承印单位	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	字数	715000
经销单位	新华书店	版次	2007年12月第1版
纸张规格	850毫米×1168毫米	印次	2007年12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80623-903-2	定价	144.00元(共12册)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## 小小小说的优势(代序)

铁凝

这是一个特别害怕别人说自己不深刻的时代。假如各式各样的小说技巧,相似于演员的舞台肌肉,那么这种舞台肌肉的确有发展和强化的必要。但我以为营养灵魂比营养舞台肌肉更为要紧。

小小小说的优势很强大,世界上的一些通都大邑,诸如东京、纽约等地,小小小说都很发达。为什么会发达?当然,小小小说不是因为城市大,就自然而然地大起来。日本有位作家一辈子只写小小小说。他有篇小小小说迄今我还印象很深:一个单身汉的家里弄得非常杂乱,有一天,一个非常爱干净的小偷来到他家偷窃。当小偷看到屋子里如此杂乱不堪时,忍无可忍,迅速地将屋子拾掇得整整齐齐,打扫得干干净净,尔后,给单身汉的家留了个字条,让他以后要保持室

头条新闻

内清洁。小偷什么也没偷就走了。不久前，我去日本访问时，见到了这位专写小小说的作家，问：“写小说时，你是怎么想起这样的情节的？”那位作家说：“我女儿的房间经常那么乱。”

还有这样一篇美国小小说：一个美国人到一家餐馆去吃饭，用完餐后把20美元放在了餐桌上就往外走，快到门口时，服务员把他叫住了，问他用餐后怎么不付钱。这个美国人看了看服务员，什么也没说，又给了服务员20美元。当服务员收拾餐桌时，却发现盘子底下压着20美元。

有许多通都大邑里生存着这样的小小说作家。这是为什么？这是因为越是坚硬的大城市里，越容易发现这种犄角旮旯里的软弱与无奈。作家们都明白，用语言表达不完的，读者可以用智慧去填充。如今，在许多读者的眼里，这些写小小说的作家，丝毫不比写长篇小说的作家逊色。

## 目 录

- 1 小小小说的优势(代序) 铁 凝
- 1 失眠者
- 4 头条新闻
- 7 鼓掌
- 11 最珍贵的照片
- 14 手研
- 17 棉花糖
- 21 楼上楼下
- 25 三点
- 29 魔袋
- 33 故事
- 36 会风



39 植树日志

44 送礼

47 漏

51 藤椅

54 位置

58 鱼眼

62 涨停

66 失眠的夜

70 路灯

73 空调

76 油菜花开

83 裸体

87 一块红烧肉

91 小小说童话(代后记) 杨晓敏



## 失眠者

机关里的会多，李四几乎每天都要去开会，有时候是代领导开。代领导开会他不很情愿，可是没办法。

开始他很认真记，完了到单位向领导汇报。领导总说有数了，看来领导很信任他。

这天，他没作记录，在会场里突然打起了呼噜。有人推了推他。

他摸了摸流着口水的下巴：咋了？

边上的人说：呼噜太响！

他说：开会公私两不误，公家的会开了，自己也睡了，两全其美。

李四话还没说完又睡了。

从会场出来，李四感觉自己像睡了一天，感觉真好。

那天晚上，李四在自家的床上翻来覆



去睡不着，他不清楚自己怎么突然失眠了。他拼命地找各种方式想安静地入睡（例如数一群暮归的羊），也无济于事。他只好叫老婆找来几片安眠药。

但安眠药的药力只发挥了一两天，接下来就不管用了。李四只得加大剂量。他想：要是会议安排在晚上就好了。

有一次单位真的在晚上开会，李四又想：要是半夜开就好了。

李四失眠了，严重的失眠使李四和老婆不得不分床睡。老婆想给他找心理医生，李四说：你这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嘛，以后叫我怎么见人哟。

那天又开会，李四看见记者在会场内前后忙碌着，受了启发，他临时借了个录音机，跑到主席台上像记者一样放上一只录音机。李四回座位时发现全场的人都在看他，他微微一笑。

晚上，他的失眠症如期而至。他把录音机放到床头柜上，脑袋紧紧地贴着播放器，在领导讲话开始后，李四头一回沉沉地睡着了。

录音带有时间限定，放完了A面，熟睡中的李四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。他想会议结束了，于是三步并作两步地拎着包抢着出门。

干啥去？老婆见他赤着膊穿着短裤往门外走，便大声惊呼。

李四突然惊了一下，瞧了瞧自己，一笑说：没事。

听领导讲话有催眠作用，李四从此像是变成了会议委员。他搞了好多录音带子，就像一首歌听厌了要不停地换新曲。他现在不管大会小会全要录音，录的都是



领导讲话。他特别喜欢某个领导讲话。谁呢？市长。因为市长讲话时间长，声音响，中气足，句句抑扬顿挫。

后来李四竟模仿起市长的讲话，模仿得惟妙惟肖，声情并茂，他给自己也录了音，晚上放给自己听，他整个人陶醉了，像听流行音乐一样。他想：领导讲话，不就这几种套路嘛，有啥难的。瞧自己还有这种非凡能力，他高兴得手舞足蹈，好像自己就是市长。

李四叫老婆来听自己的录音。

老婆莫名其妙地听着录音机里不时传出来的声音，一脸茫然。

还没听出名堂？李四认真地问。

不就是领导讲话嘛，有啥好听的。老婆说。

你再仔细听听。李四问老婆。

这是你讲的？老婆终于发现了，惊奇地问，你怎么学领导讲话了？那又不能当饭吃。

领导就是靠作报告吃饭，我都可以背出来了，我口才其实也很好的。李四高兴得直不起腰。

你真行！老婆夸奖着他。

李四突然看到老婆久违的喜悦。

这以后，他每天晚上就来回不停地播放自己和领导讲话，从此李四终于不再失眠了。

头条新闻

## 头条新闻

那天，市报张编辑打来电话。

“你的稿子明天见报。”他说。

“暂时不要发。”我说。

“为啥不发？都编排好了。”张编辑不解地问。

“等等，过几天再发。”我嘿嘿一笑。

张编辑是我的朋友，平时很要好。自从我调到D县县委报道组之后，我们俩关系越发亲密。县里每次举办大型活动或者有领导感兴趣的新闻，通过他就能顺利发稿，为此我常得到领导的赞许。

过了几天，张编辑又来催我。

“稿子不是写得很好嘛，咋不发？”他问。“再等等。我让你发时你就发。”我说话的腔调像是他上级。“搞啥鬼？下回再来稿子我全封了它。”他笑着说。

“宁愿让你封了其他稿子，这个稿子我现在绝对是不发的。”我说。“那你这么早寄上来做啥？”他觉得很好奇。“随时准备着发稿，谁说我不发了？”我说。“这么重要？”他说。“确实很重要。”我哈哈笑着说。一个月后，我主动打电话给张编辑。

“星期三请把这篇稿子发出来。”我说。

“你是市委领导还是我的上级呀？想发就发，想不发就不发。”他有点生气。“求你了，帮兄弟一把，我有要紧事。”我压低声怕被外人听见。

“真搞不懂你，好吧，我答应你星期三发出来。”张编辑说话时声音里满是疑惑。“要发在头条哟。”我说。

“啥，发头条？这报社是你家办的呀？上次可以帮你发头条，这回不敢保证。”张编辑有点火了。

“无论如何要发头条，下次来我请你上县城最好的馆子。”我说。

“不行。星期三还不知道有啥重要事发生呢。报社的规矩你是知道的，中央领导重要讲话必须放在头条，再说市里不知还有没有重大新闻呢。”张编辑说得很认真。

“那至少放在很显眼的位置，不放头条就放二条，报眼也行。”我挖空思想着各种办法。“你小子越来越不像话了，好吧，看你的命了，我能帮就帮。”张编辑说完就挂了电话。星期三早上，省里来了大领导，带队的是水利厅厅长。厅长和一帮专家学者风尘仆仆地赶到市里，准备先在宾馆里听各县区主要负责人汇报。“报纸出来了吗？”我一大早打电话给张编辑。“你吉人天相，横头条，大三栏。”张编辑藏不住得意。“真的

呀？太激动了！请再帮兄弟一个忙，速送到阳光大酒店大堂和所有房间，尤其是301房间必须送到。”我急急地说。“我给你打工呀？”张编辑口气有点不耐烦。“省水利厅长来了，上午要听各县区汇报海塘建设情况，我们书记、县长已赶过去了。”我说。“你小子原来在搞大策划呀，怪不得稿子一直等着不让发，连我也被你蒙了一个月。”张编辑哈哈大笑起来。“好，再帮你一次，我马上让送报员送过去。”阳光大酒店外挂着条幅：“热烈欢迎省领导及海塘工程视察组莅临我市指导！”

横幅迎风招展。301房间内，厅长津津有味地看着刚十万火急送达的当日报纸。

“《建千里海塘，筑钢铁长城》，好！我们的工作就是要这么脚踏实地地去做，D县的经验值得全省推广。”厅长满面春风地对D县县长说。

“我们的工作还做得不够，以后要更加努力去。”县长也兴奋地说。“我看这次其他地方就不去了，现在就去D县看看。”厅长吩咐随行秘书。“厅长还没听我们汇报呢？”其他各县区的领导面面相觑地嘀咕着。

“还要听啥？房间里能听出啥名堂来？你们看人家D县工作做得多到位，做出成绩就要奖励嘛。”厅长边说边拿着报纸走出了门。

狼多肉少，据说，各县（区）都在积极争取，那笔海塘资金原定落至A县并已预先吃了“定心丸”，却料不到，厅长把一千万海塘资金放到了D县。

年底，那篇头条新闻获了奖。县长调到市里当了水利局一把手，想不到，他点名要我跟他一起走马上任。

## 鼓掌

### 上 午

会议即将开始，在潮水般的掌声中，县长西装革履气宇轩昂地上台入座。

县长作报告从来都不短，除了念稿子还要插题外话，这显然是领导水平的一种体现。

会场内气氛起先不错，台上县长慷慨激昂，台下听者肃穆庄重。后来的不安气氛是慢慢酝酿的，毕竟长时间待在一个地方会有许多念头产生。这不，有人反反复复把腿伸来伸去，有人东张西望窃窃私语，更有人捂着嘴让哈欠缓缓吐出。最要命的是我，喉咙不知怎的突然痒了起来。会场纪律严明，严禁吸烟。我看见有人欠着身匆匆走出门去，然后又匆忙地折回来，带回一缕烟味与笑容。我不敢起身离座，最近人事要调

整,我可不想在这众人瞩目中出一点差错。

“该鼓掌了吧?”有人轻声问我。

“应该快了吧。”我边说边伸出手去。

我惊讶地发现除了自己,这会儿其他桌上的手也在跃跃欲试。我琢磨着,大家是否都热切地期盼着县长能说上一句“同志们……”

我时不时地判断报告的语言,以便把握鼓掌的最佳时机,我能听到前后在议论:该鼓掌了吧?那是“结束”的代用语。

最后的鼓掌是突然发生的,我在第一时间把自己的掌声恰当好处地融入到了大家的激情中去。鼓完掌,我浑身遍布着解脱的快感。刚出门,我忙不迭地掏出一根烟来点上,那时成了我上午最美妙的时光。

## 下午

我早早地来到会场,发现自己还是迟了。下午开电视电话会议,参加会议的对象和上午是不一样的,全是单位和部门的一把手。通知说会议很重要,省里主要领导要出来讲话。

大家整齐划一地从提包里取出笔记本,把会议的内容、时间、地点等认真仔细地记好。

省里领导的讲话比县长上午简洁得多,基本上照着稿子念的,或许正规的场合都是这模样。大家心里很高兴,至少能算出会议时间的长短,倒是县长不时地转过身来向与会人员询问有关情况,好在这时候县长的讲话丝毫也不影响会议进度。

我的喉咙又开始痒起来。

从省领导的讲话隐约能联想到权威媒体的一套话

语。从电视里常常展示分会场爆发出阵阵掌声。有几次连我们也差点鼓起掌来。电视电话会议一般是就某件事针对某个部门开的,因此有人需要认真听看,有人只是走过场而已。但谁也不敢怠慢这会议,上面要求你参加,你不来也得来,是一种政治待遇。你来了属正常,不来就证明你没政治敏感性。

我很庆幸自己当初的决定,挑个后排位置坐下,除了会议精神与我沾边不多原因,还能避开领导移动的目光。

会议结束得还算快,在我喉咙快咕噜噜响的时候,电视荧光屏内响起了一片热烈的掌声,我忍不住鼓起掌来,而这时我也听见会场里跟着鼓起掌来。有人嚷道:拍啥呀,这是电视电话会议。全场顿时大笑。我也笑,我笑的时候发现自己刚才两只鼓掌的手比所有的人动作规范得多。县长说:散会。大家再次鼓掌。这回确实该鼓掌了。

## 晚 上

妻子下班回家,进门就问:“做饭了吗?”

我说:“做了,你先吃吧,我要看电视。”

“比吃饭还重要?”妻嗔怒地望了我一眼。

其实我也不是看啥电视文艺节目,县委办临近下班时发来紧急通知,要求所有的领导干部回家收看。现在时间到点,我只能照着转播时间收看,若先吃饭,明天讨论起来我肯定是一头雾水。

领导的报告永远是那么精彩,一环扣一环,大点套小点。我仰躺在沙发上左手握着茶杯右手夹着香烟,十分惬意。



进入尾声,当然是号召性的话语。我很熟悉,就像  
列车接近终点站。

我鼓起掌来。

我听到电视里也有掌声,比我的掌声慢半拍。

妻子说:“有病,开会开上瘾了。”

我说:“准确地说,是鼓掌鼓得来劲儿了。”

